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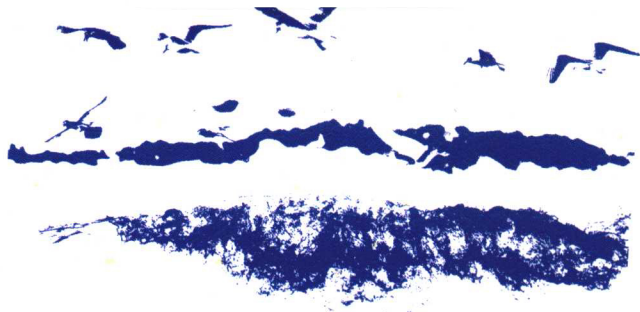
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

长篇小说卷

海盜的女

*Haidao
De nuren*

庄杰孝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

长篇小说卷

海盗的女人

庄杰孝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盗的女人 / 庄杰孝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6. 1

(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·长篇小说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7191 - 9

I. ①海… II. ①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90899 号

责任编辑:蔡晓欧 马合省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100811

电 话: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010 - 66192703

印 装: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20.5 字数:300 千字

版 次: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3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上 部

漫天波涛滚滚来的大东海，隐藏着无数惊天秘密。都说东海的中部，那片“千礁百岛大险滩”里，深邃幽暗的海底，藏着一座巨形暗洞，宏伟庞大的空间可以容纳千条船。相传很早以前，有个富裕又慈悲的东海岛主，花尽终生积聚的金钱，购得珍贵的大宝玉，雕刻了美丽的妈祖娘娘像，秘密供进海底暗洞。千古难寻的暗洞入口，保证了妈祖宝像的安全，使她的灵验的佛性，永世庇佑苦难的渔家。因此漂泊东海的渔家，把暗洞尊称为“海底妈祖洞天”，又叫作“媚娘洞”。

从迷茫的古代以来，征战大东海的军队，总是豁命寻找海底妈祖洞天，企图将军队潜伏其中，以突袭敌方的船队。而横行大东海的海盗，则千方百计地打探，搜索进入海底妈祖洞天的秘道，妄想劫走价值连城妈祖宝像。

一九五一年初夏的傍晚，千年密藏的海底妈祖洞天所在地，即千礁百岛大险滩海域，橘黄色的晚霞下，天色朗朗，水彩粼粼。水下面的墨蓝色的海底，冲腾着龇牙咧嘴的噬人鲨，蜿蜒着毒舌忽闪的海蛇。

一条梭子形的海盗船在海面巡逻着，不远不近地盯梢着一条小钓船，以待黑漆漆的夜幕降临，袭击小钓船上的渔家男女，劫色又劫财。浸染了墨鱼烟的桐油，染得海盗船通体漆黑，在渔场撒网捞鱼为伪装，故被渔家叫作黑网艚，简称黑艚。

“鬼头魑魁弟，前边的小钓船上，有个美色赛龙女的渔姑呢！大东海的铁规矩，迷茫的雾海里，哪个闯海汉的目光最明亮，率先发现爬上礁盘的美人鱼，就能占有那条美人鱼！我把小钓船抢到手时，你和魁兄不能跟我争夺美女！哈哈哈……”站在黑网舵位的海盗南腥狂荡地笑着。他的老太婆状的扁嘴，露出灰黄又尖利的乱牙。头顶满是黄棕色的乱发，腮帮不见一根黑须。他更有一种血淋淋的食性，在风浪交加饥寒交迫的野海荒滩，捉到海兽生啃兽肉，捕到鱼虾活吃鱼虾，直至用人肉充饥，因此被渔家称为“生吃番”。

往昔的东海渔家，憎恨地称日本侵略者为“日本畜”，更仇视拱船吃人的海兽，叫它们为“吃人畜”。渔家把“畜”字送给南腥，足见他的海兽般的残暴。东海渔家还有一种习俗，称呼结拜的义弟为“魁弟”，而结拜的义兄则称为“魁兄”。

被生吃番称为魁弟的，是同船的海盗鲍海魑。他年纪尚轻，性格内向，心思深沉，行为深藏不露，即使在拖船劫财时，也用鱼皮面具遮脸，不想在人前暴露真面目。他用于遮脸的是海牛皮面具。渔家称海牛为美人鱼，所以顺称鲍海魑为美人鱼。更有甚者，他的真正脸形，额顶横着月牙眉，嘴上弯着月牙须，眉目间挂着慈祥的微笑，然而为人奸诈，诡计多端，同行送给他不雅的绰号“鬼头魑”。所谓的“鬼头魑”，是东海渔家的惯用俗语，用于呼叫一种海上鬼祟。这种鬼祟极端狡诈刁钻，潜伏深幽幽的海底，变换种种假象，耍弄种种诡计，危害渔船和渔家。这时的鬼头魑，听到义兄生吃番的话，举目眺望着，果然发现前面海面，一条放钩钓鱼的小钓船上，有一个美艳诱人的渔家姑娘。他或许担心生吃番追捕美女时，自己会暴露真面目，想进舱穿戴鱼皮衣帽；或许是考虑结拜兄弟情义，要把小钓船上的美女，放手让给生吃番，竟然抿嘴一笑，一头钻进睡舱里，再也不见回到黑艚舱面。

“啊哈哈……”生吃番操动舵柄，驾船驶向小钓船，眼看着可以独霸渔家美女，他尖牙暴出地淫笑着。

上风海面的小钓船上，老渔翁年逾花甲，体态瘦小，脸色黝黑，头发花白。老渔翁名叫花旺，人们尊称他为花老伯。他有三个女儿，缺乏闯海的儿子。他饱经风浪的折磨，身体虚弱多病。大女儿小女儿性格怯懦，只有二女儿花媚，健康又活泼，常常跟船出海，帮助年老体弱的老爸，钻风钻浪放钩钓鱼，艰难地维持家庭生活。此刻的花老伯，全神贯注地摇着木橹，没有发现不远处的黑艚，竟是杀人放火的海盗船。

花老伯的二女儿花媚，下半身站在敞口鱼舱里，上半身露出鱼舱，一手拉起浮在海面的钓线，一手剥下钓钩上的鳗鱼。她颇长的身子，尽管裹着灰旧的衣衫，却大凸大凹着性感的线条。腥风咸浪染不了她的脸蛋，像一朵红鲜鲜的花儿，洋溢着感人的色晕。稍显翘起的红厚的嘴唇，天生一种热烈吻人的形态。大眼里的眸镜黑晶晶，仁泽白亮亮，闪烁着强烈迷人的秋波。

大东海的俗语多如鱼虾，“浪峭尖打滚一辈子，漂海人横竖都是死”，说

的是渔家的生产环境无比凶险；“大东海啊浪连天，十船九船断炊烟”，说的是渔家的生活苦难不堪；“雾海白茫茫，夜海黑沉沉，渔家都是孤寂人”，说的是渔家的孤独和寂寞。在长漫漫的漂泊中，渔家男女或选择流行于海涯的，或进行自我随兴创作，吟唱词义浅显、旋律简单、节奏单调的歌谣，来打发孤苦寂寞的漂泊时光。东海的浪花有多少，渔家的歌谣也有多少。众多的渔家歌谣，抒唱为主的叫渔歌，说吟为主的称渔谣。渔歌渔谣的种类繁多，有吟唱海生物的鱼歌虾谣，有吟唱景观的岛歌礁谣，有吟唱海况的船歌水谣，有吟唱情绪的笑歌哭谣，有吟唱爱情的喜歌欢谣……而渔家的青年男女，最喜欢吟唱的，是一种“迷人歌”和“迷人谣”，又称“迷人调”。花媚正是东海闻名的迷人调歌手。

这时小钓船的上空，一只雌性的花鸟，长满金黄色、橙黄色、淡黄色的羽毛，借助展开的翅膀，恍若一只小巧美丽的金蝴蝶，在辽阔的海空，迎着呼啸的风浪，艰难地飞向大洋深处。身心敏感又炽热的花媚，触景生情地想着什么，随着哼起了一则迷人调：

真迷人啊把人迷，
一只花鸟孤单单地飞，
五彩的羽毛把人迷，
满海把雄鸟去寻觅，
迷惑雄鸟当雄鸟的妻。
前方的暴风呼啦啦地吹，
无边的浪山轰隆隆地起，
还有白茫茫的咸浪水，
像冷森森的雪花满天飞，
阻挡花鸟把雄鸟迷，
阻挡花鸟当雄鸟妻，
花鸟看到大洋里，
孤立着一块小礁矶，
礁矶上一只雄鸟儿，
呼唤花鸟叫叽叽，

爱情充满无尽的力，
花鸟迎风勇敢地飞，
飞舞的形韵真美丽，
让可怜的雄鸟入了迷，
迷得雄鸟身体热兮兮，
迷得雄鸟心田情切切，
双双在礁矶做夫妻，
天长日久幸福里。

“哈哈，原来是个想男人的美女！老子遇到好渔场，头鬃网捕到海牛——抢先捞到美人鱼了^①！”海盗船上的生吃番，一边驾船冲向小钓船，一边以粗野的渔谣对应：

迷人的美女你真妖，你是一只小花鸟，
我是一只大海雕。
平日里，你情切切地把男人想，
我凶巴巴地把女人抢，
抢进礁洞当洞房，
海盗老子手段强，
包你这个小姑娘，
三上两下当上娘，
今日里，你娇滴滴地把男人叫，
我急忙地把女人招，
招你这只小花鸟，
不用车载不用轿，
自己往我的睡舱里跳，
钻进我的被窝里，
包你舒畅得咯咯笑，

① 渔家称出海第一网为“头鬃网”，称海牛为“美人鱼”。

笑我是个会疼女人的好海盗！

小钓船上的花媚，听到生吃番的喊着谣句的狂浪声，知道遇上了海盗，急得抛掉了钓线，喊着父亲花老伯：“海里的钓线和鱼不要了，逃命要紧啊！”

海盗黑艘船汹汹追击着。

花媚的小钓船匆匆逃亡着。

生死存亡的追击里，夜幕已经笼罩了大海。前方的黑茫茫的雾气里，一条机器轰鸣的小炮舰，冲波击浪地出现了。穿着国民党海军官服的舰长，站在浪水飞扬的舰船上，向一前一后的两条帆船吆喊：“前边的渔家听着，这里是东海中部的千礁百岛大险滩。传说大险滩中，有一座秘密的妈祖海底洞天，可供百十条船只避浪停泊，妈祖海底洞天的具体位置，请你们给予指点。”

另一个国民党军官喊问着：“还有一条秘不显身的深水航道，从西到东，不但贯穿千礁的大险滩，还能直达妈祖海底洞天。哪条渔船能替炮舰引路，进入深水航道，找到妈祖海底洞天，我们会给予重金奖励！”

不知出自什么原因，前面的小钓船，还有追袭小钓船的黑艘，在水山浪谷间跳荡着，一齐向西边的大陆海滨逃窜。

国民党军舰舰长大怒地骂：“两条小虾仔，竟敢逃避大鲨鱼。炮位官兵各就各位，对准前边两条帆船，实施拦截射击，让小帆船停下来，替老子导航。”

一阵震荡大海的枪炮声中，小钓船和黑艘的前边，炮弹炸得墨粼粼的海面白花花的水珠漫天飞溅。

此时此际的中国大陆，全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，装备机帆船和帆船的解放军，只能巡弋海滨外沿的浅水区。千礁百岛大险滩，居于浅水海和深水洋的中间，其东侧的深水洋以及深水洋里的岛屿，因为受到美国舰队的保护，还被国民党军队占据。国民党海军舰队以海岛为凭据，在海面横冲直撞，控制着大半座浩茫的东海，肆无忌惮地开枪开炮拦截渔家。不料震耳欲聋的枪炮声，震动了不远处的大陆海滨。一支拱卫海滨保护渔家的解放军帆船队，正在大陆海滨外侧的浅水海巡弋，迅即掉转船头，朝着枪炮轰鸣的水域乘风破浪地袭来了。

这是一场具有典型时代特色的海战，几条解放军的大帆船，升高猎猎飞扬的风帆，摇快船舵的大木橹，划动左右舷的毛竹船桨，帆船撞破一座座高耸的浪山，跃过一道道幽暗的水谷，让花老伯的小钓船驶到后边保护起来。而解放军的大帆船，冲过小钓船，抵挡亮闪闪的飞弹，陷进浪花爆炸的海域。帆船上的解放军官兵，操纵舱面的迫击炮，转动船舵上的机枪步枪，朝着汹汹冲来的国军炮舰，紧张地射击着。双方密集如雨的枪弹炮弹，在黑漫漫的夜空闪烁，在墨粼粼的海面爆炸，声音惊天动地。

一条大帆船接近了小钓船。指挥这条船的，是解放军浙江军区作战处长高灵。他不高不矮的身子灵活地纵跳着，手里的棕丝缆索，像海蛇飞了出去，落在小钓船上。高处长旁边的军区作战处侦察科长洪云端，是个矮小又干练的军人，立刻接过处长的缆索，向身后的侦察科参谋喊：“杜宽，小钓船的船和人，没有自卫武器，随时会被袭击，合力把它们拉过来，接受我们的保护，把他们送回海岛家中。”

脸庞圆胖的杜宽参谋，露出憨厚的神色，稍显笨拙地点了点头，站在洪科长背后。两人一齐仰身，一寻一寻地拉动缆索，小钓船迅速傍近大帆船。高处长带着洪科长，一齐跳下小钓船。高处长连抱带搂地把花老伯带到大帆船。吓得浑身颤抖的花媚，被洪科长拉上大帆船，红润又鲜丽的脸蛋，变得双颊苍白，挂满了亮晶晶的浪水和泪珠。高处长询问道：“和你们一起被国军袭击的，还有另一条黑舢船。老伯，你看到解放军，驾船前来投奔我们，而那条黑舢船，似乎不知道解放军是渔家的保护者，看到我们的船队，像小柔鱼遇到大青鳗，逃进夜海深处了。”

花老伯刚想说什么，花媚抢先应道：“新中国成立两年了，东南沿海海岛最近陆续解放，我们这些东海渔家，虽然长期漂泊渔场，和解放军接触不多，但你们今晚的行动，符合渔家的传说，证明解放军确实是渔家救星。那些该喂鲨鱼的‘国军’，原先也不会残害渔家，近期来越吃败仗，越变成海盗水匪，见船就拖，见人就拉。今晚的国军，还有另外的恶行，用枪炮逼我们，说出前方的千礁百岛大险滩里，那条贯穿大险滩直达神秘莫测的妈祖海底洞天的深水航道，具体位置在哪里。”

花老伯咳嗽了一阵，接过话头说：“大木橹不会弯曲，讨海人不说谎言，

解放军今晚又救了我们，我们更应该实话实说。那条贯穿大险滩的深水航道，以及传说里的妈祖海底洞天，我们渔家俗称为媚娘洞，神秘得像海雾里的龙女，像我们这种普通讨海人，确实不知道它的位置。”

高处长黑眼珠旋转着，转脸告诉洪科长：“敌人往死里逼渔家，说出深海航道和媚娘洞的位置，是企图从大险滩东侧的海岛出发，通过深海道，潜进大险滩的媚娘洞，然后向西进入大陆海滨，进行袭击行动。”

旁边的洪科长和杜参谋连连点头称是。

花老伯继续说道：“原来深海航道和媚娘洞还有这般重要的作用。啊呀对了，你们刚才询问，另一条黑艘船，怎么看到解放军，也像看到国民党的炮舰，慌兮兮地逃走了。其实那是一条海盗船。傍晚时分天色明朗，我看过黑艘上的一个海盗，他有个绰号叫生吃番，是比噬人鲨凶恶的家伙，长期杀人放火抢男霸女，幸好我家的花媚，遇到‘国军’炮舰和解放军舰队，不然落进生吃番手里……”

花媚听到父亲说错了话，连忙打断他的话头：“阿爸甬唱走调的渔谣了，还是告诉救命恩人解放军，要用什么办法，才能探索千礁百岛大险滩，进入深水航道，找到媚娘洞，阻止‘国军’潜伏媚娘洞，袭击大陆海滨的解放军……”

高处长兴奋地笑道：“姑娘真是美丽又聪明，立即悟到我们的话意。”

花老伯立即应道：“我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救命恩人。根据东海渔家的普遍传说，进入媚娘洞内的，确实只有那条秘密水道。不知多少年以前，一个富冠东海的岛主，也就是又当渔民又当海盗的人，倾尽一生所得的钱财，购得大块的珍贵的宝玉，雕塑了一座妈祖娘娘像，通过秘密水道，供奉在媚娘洞里，既让宝像安全收藏，又让妈祖娘娘保护闯海渔家。那岛主是以这种举动，去赎自己满辈子劫船抢鱼的罪。他为了保证妈祖宝像的安全，仅对自己的男性下代，说过进出媚娘洞的密道的秘密。现今的东海上有个外号‘土溜鱼’的海盗，是那个岛主后代的子孙。东海渔家都是传说，那个土溜鱼海盗，才是唯一知道惊天秘密的人。”

高处长焦急地问：“老伯是否认识土溜鱼？刚才逃走的黑艘船，是否藏着土溜鱼？”

花老伯应道：“刚才逃走的黑艘船，只有两个海盗。一个是凶相毕露的

生吃番,另一个海盗的身影一晃而逝,钻入船舱不见了。根据他的行径,可能是生吃番的结拜魁弟,也就是盛传不愿在人前露真形的鬼头魑。他如果是藏形匿影的鬼头魑,就不是土溜鱼。”

杜参谋插嘴道:“花老伯是否认识土溜鱼?土溜鱼平时藏在哪座海盗巢穴里?”

花老伯应道:“听说那个土溜鱼,为人并不坏,平时也杂在讨海人群里,实实在在地撒网捞鱼。只有在被迫无奈时,才从事祖辈传下的行业,干些劫船割网偷鱼的海盗勾当。不过既然是海盗,就不会以真形示人,所以我不认得他的样貌。”

这时花媚提醒道:“解放军恩人,你们船队的其他船只,都在前边追打‘国军’的炮舰。你们这条船,不要因为抢救我们,耽误了参加战斗。”

高处长笑了笑:“解放军船队四条大帆船,已经具备战胜‘国军’单舰的火力,我们乘坐的是侦察船,不配备机枪和炮火,先保护你们回渔岛,再载我们回大陆,处理紧急的解放大东海军务!”

大帆船转动船头,向着雾茫茫的大陆方向飘动着。大帆船的后边,枪声呼啸,炮火轰隆……

二

几天后的午后,灰蒙蒙的云彩,遮着热灼灼的夏日。高灵带领着洪云端,浑身汗水淋漓,赶到浙江军区,进入东海前线的指挥部,向省军区司令员张爱萍汇报军情。或许是军情万分紧急,听汇报的张爱萍将军,英武又慈祥的面容,变得异常肃穆。而汇报的高灵,语言和滴落的汗滴,长久地保持着飞快的节奏:“根据我军的立体性侦察,海军船队搜索,空军飞机俯探,民间渔家调查,确定大东海中部水域,那片辽阔的千礁百岛大险滩,有一条深水航道贯穿险滩,水道旁蕴藏着一座妈祖海底洞天,渔家简称媚娘洞。因为妈祖娘娘原名林默娘,人们又亲昵地称她为媚娘。这片大险滩,环境十分凶险。明礁拔海而出,林林总总难计其数。暗礁潜伏水底,密密麻麻形态狰

狞。刮风时浪涛如兽扑击礁石,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。风静时旋涡盘旋,形势骇人。

“大险滩更具无尽诱人的神秘性。尤其是进入媚娘洞的秘密水道,或许是日月引力大小,潮汐高低不同,潜在汹汹浪涛之下,众多终生闯海的渔家,都没有发现密道的踪迹,更难于进入海底洞天。渔家都说密道和媚娘洞,像媚娘的神影那般隐而不显。

“还是这片大险滩,十分珍贵。水域里鱼虾成群,礁矶上海生物密集。最珍贵的是媚娘洞里藏着大宝石雕成的妈祖娘娘像,可谓价值连城,古往今来,很多海盗和渔家,为了获得宝像,冒险闯荡险滩,船翻沉人溺水,落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。

“最令人动心的,是这座海域的战略重要性。大险滩位居大东海中部,多数险滩水域难于行船,只有那道自西向东贯穿险滩的深水航道,可以行驶大小船只。大陆海滨的解放军,在险滩西侧的近海活动。占领远海岛屿的国民党舰艇,在险滩东侧的深海水区巡弋。双方可以通过深水航道,穿越千礁百岛大险滩,前往袭击对方。尤其是藏身深水航道旁边的媚娘洞,据传洞厅十分庞大,底部是又宽又深的水域,可以停泊数十条船只。也就是说,任何一方,如果探知那条密道,将大批兵员、船只、枪炮、粮草潜伏在媚娘洞里,能在最短的时间、最短的水道,出其不意地袭击对方。鉴于上述情况,双方军事情报部门,或驾驭舰船探海,或深入渔家调查,或派出侦察员,或向对方军队渗透奸细,正在豁命地侦察媚娘洞的秘密……”

听完汇报的张爱萍将军,当即表示尽快报告中央军委,待中央军委批准后将实施解放大东海的战斗。我们的东海前线部队,要成为一把无坚不摧的战刀,首先扎入千礁百岛大险滩,切断东海南北蒋占岛屿的联系,然后刀锋指向东海所有的蒋占岛屿!最后让中华民族大统一的旗帜,插上台湾岛!

几天后的夜晚,东海中部海滨,一个忽忽闪闪的人影,来到黑粼粼的礁岸,钻进一座暗幽幽的石洞,搬出藏在暗角的电台,滴滴嗒嗒地拍发着。他是台湾军统局东海情报区的情报员“海蜥”,潜伏在解放军东海前线指挥部。他呕心沥血获得情报,连夜发给直接联系人——军统东海情报区区长李双忠。电报的全文如下:

区长：共军的解放大东海作战计划，已经获得高层批准。首先侦察并占领千礁百岛大险滩，穿过深水航道，屯兵于媚娘洞，再从这里出发，逐次突击东海北涯的一江山诸岛、东海东部的百岛群岛、东海南部的海峡诸岛，最后进犯台湾。据一位老渔翁告诉共军，唯一知道进出媚娘洞的秘密水道的，是个绰号“土溜鱼”的海盗后代。我将竭尽全力，侦察这位“土溜鱼”的行踪，以让国军秘捕“土溜鱼”，占领大险滩，屯兵媚娘洞，袭击大陆海滨共军，胜利反攻大陆……

几乎在同时间，军统东海情报区区长李双忠，携着“海蜥”发来的情报，赶到台北阳明山总统府。正在晋见蒋介石的军统局长毛人凤，紧张地告诉李双忠：“英明的蒋总统，已经从其他渠道得悉，共军高层确定了解放东海的计划，正要向我证实情报的可靠性。‘海蜥’的电文正可以印证，又可以显示军统的功绩。”说罢引着李双忠，进入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。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，正在商议着什么。见到毛人凤和李双忠，蒋经国招呼道：“都是共赴国难的朋友，有什么军情就不瞒两位了。近期蒋夫人受总统委托，前往美国华盛顿，商议党国如何配合美国，在朝鲜战场战胜共军。夫人从华盛顿传来消息，说朝鲜战事处在胶着状态，联合国军取胜的局面很难形成，华盛顿要求蒋总统，利用国军占领东海的局面，从东海南部的海峡诸岛、东海中部的百岛群岛、东海北部的一江山列岛，分头出击大陆沿岸，开辟一些反共基地，分散共军的兵力火力和粮草，减轻联合国军的压力……”

戴着少将军衔的李双忠，身体刻板地站立着，毕恭毕敬地听完训话，把“海蜥”的电报交给上司。

蒋介石看完电报全文，一字一顿地说着：“夫人带来的信息，也就是盟邦美国总统的意见，我们必须全力实施。北方的朝鲜战场上，联合国军胜利之日，也是党国凯旋大陆之时，联合国军如果遭遇失败，反攻大陆将永难实现。配合盟军争取胜利，必须从现在做起。针对共军高层的战略战术意图，国军将士要浴血奋斗，具体的大东海作战计划，你们会同国防部长陈立人，指挥东海北部中部战事的胡宗南，指挥东海南部海峡前线的胡链，共同负责制

定。总的战略方针嘛,是和共军的计划针锋相对,或者说反其道而行之。共军企图掌握东海中部,我们要率先抢占那里。共军要从东海中部出发,切断我军南北联系,逐次攻击我军所占的海岛。我军必须首先从东海中部兴兵,挫败各路来犯共军,兵锋直指闽浙沿岸,建立一批反共基地,配合盟军的朝鲜作战……”

“我们立即会同陈立人诸将军,贯彻总统的战略意图,研究具体的作战计划!”蒋经国带着毛人凤和李双忠,匆匆离开了。根据解放大东海计划,在张将军的指挥下,高灵处长和洪云端科长们,深入渔场渔船渔岛渔村,寻找海盗“土溜鱼”的下落,侦察进出媚娘洞的秘密水道,以便屯船屯兵屯粮于这座海底洞天,进而解放大东海。这是一座大陆海岸外的巴郎鱼渔场,不清不浊的黄绿色的水面,网梭形的巴郎鱼纷纷游窜着。高处长们驾着小网船,装作兜捕巴郎鱼的渔家,每每靠拢其他渔船,向渔家打探“土溜鱼”的形影。亲自操作解放军电台的洪云端,从船舱里钻出来,把一张电报递给高处长:“我军东海前线指挥部转来急报。我方潜伏敌军内的情报员,向指挥部紧急报告,在台湾台北,蒋介石父子已经获悉我军解放大东海的作战意图,并且决定了反制计划,亲自部署毛人凤部下李双忠,要李双忠抓紧侦察千礁百岛大险滩,查清深水航道和媚娘洞的详情,实施即清即占,以之为基地,攻击浙闽沿海,破坏我军对东海的解放战斗。”

高处长看罢电文:“现在的大东海,敌我双方像两条抢占渔场的船,谁能抢在前头谁就能获得胜利。为了防止情报中转泄露机密,从现在开始,洪科长负责和潜伏员‘海雕’的单线联系,让他随时报告国军的动态。”

洪科长点点头:“‘海雕’曾经报告,解放军指挥机关内,可能暗藏着国军的情报员,致使我军的作战意图,很快被国军获悉。”

洪处长命令:“升高风帆摇动木橹,加速行船速度,抢在国军李双忠的前头,找到隐蔽海涯的‘土溜鱼’……”

夜幕遮海朦朦胧胧,浓雾罩海密不通风。这是海涯的晌午,浓浓烈烈的雾气,像白茫茫的浪水,把小网船淹没了,船舷外的一切都消失了。船头似乎撞中礁矾了,传来“砰”的响声。侦察参谋杜宽,原系东海渔夫,因为被海盗抢走了船只,生活困苦,流落海岛,奋然报名加入解放军。部队刚好缺少驾船闯海侦察敌情的人员,于是调他到侦察科。这时在后掌舵的杜参谋,凭

着熟悉海况功夫,准确判断地喊着:“大家不要慌乱,小网船不是撞礁,是隐没在前方浓雾里的船只,撞到我船的船头。赶快带武器上船头,查清是渔船还是敌船!”他把船舵交给了旁边的柳参谋,霍地拔出腰间的手枪,跟在洪科长的后面,快步跳到船头上,只见船头外侧,一条朦朦胧胧的船影,上边晃动着一个人影。杜参谋大声吆喝:“前边的船和人,老实地停在原地!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。报上你们的身份!”

“解放军老总不要向我开枪。我是东海渔民,名字叫鱼英,因为雾气太浓,误撞了老总的船,这就和我的魁兄魁弟,驾着我们的船远远离开老总……”浓雾里的人影,不慌不忙地回应道。

“他们有两条船啊!魁兄魁弟是什么意思?”山东籍的洪科长,询问后面的杜参谋。

“魁兄魁弟是东海渔家俗语。渔家生存环境恶劣,需要互相支援,很多人成为了结拜兄弟。他说的魁兄魁弟,也就是义兄义弟。前边名叫鱼英的人,和他的两个结拜兄弟,各自驾着两条渔船,撞到我们的船头上。让我们上他们的船,询问‘土溜鱼’的情况。”杜参谋请示洪科长。

“多找一个渔民,多一条讯息。”洪科长带着杜参谋,飞身跳过船舷,仔细地打量前面的鱼英。他虽然形象年轻,或许长年累月钻风钻浪,后背形以弯弓,明显地拱出驼背。但是浑身的粗壮又刚硬的筋条,鲜明地暴突出来,连双颊下侧的腮帮,也突出两条坚韧的肉筋。而筋条凸起的皮肤,全是亮闪闪的古铜色,令人一眼瞧过去,就像一个烈火锻铸的坚韧的铜人。洪科长不无欣赏地拍拍鱼英:“是个标准的闯海汉。不要叫解放军老总,叫同志就是了。请问鱼英同志,我想向你打听个人……”

鱼英的八字浓眉下的大眼,闪着警惕的亮光:“讨海郎像笔直的舵柄,不会弯弯曲曲。你尽管发问,我会直爽地告诉你的。”

杜参谋向前问道:“有一个绰号‘土溜鱼’的海盗,真实名字叫什么?常在哪个海域行船?又在哪座海岛栖身?”

不知是什么原因,刚刚自称直爽的鱼英,听到杜参谋的话,全身不易觉察地颤动了一下,随即夺口而出:“土溜鱼的名气像春雷,传遍整座东海涯。不过据我所知,与其说他是海盗,不如说他是地道的东海渔夫。如果要把海盗的帽子戴在他头上,只能说他是个不杀人不放火的海盗,没有被解放军追